

毛泽东喜读《唐诗三百首》(上)

◆ 盛翼昌

毛泽东爱读唐诗,一生读了很多有关唐诗的典籍,其中有一部就是《唐诗三百首》,那是他从小读到老的一部唐人诗集。它也是被传统社会定格为最好的一家唐诗选本。

《唐诗三百首》全部能背上来

《唐诗三百首》是清朝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编的。蘅塘退士姓孙名洙(1711—1778),江苏无锡人。他做过几任七品芝麻官。本书是他家居时鉴于蒙学《千家诗》不足为用,因此,“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,择其尤要者”,另行编辑的。几百年来,广为流传,直到今天仍有它的生命力,是一部家藏必备的常用书。

早在1910年,少年毛泽东在家乡韶山冲茅塘私塾就读期间,族叔毛麓钟就与他讲唐诗。毛麓钟极喜爱杜甫的《赠卫八处士》,认为它反映了古人珍视友情的思想主题;全诗读起来琅琅上口,很适宜少年学习和模仿,所以他要毛泽东熟

读。这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毛泽东较早接触的一首唐诗。也许是记忆尤深,20世纪60年代初,他在一次谈话里,说了它“以口语写心中事,毫无雕琢之工”。晚年,他也特别喜欢它,在要随从者朗诵之后,自己还要吟诵:

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。
今夕复何夕,共此灯烛光。
少壮能几时,鬓发各已苍。
访旧半为鬼,惊呼热中肠。
焉知二十载,重上君子堂。
昔别君未婚,儿女忽成行。
怡然敬父执,问我来何方。
问答未及已,儿女罗酒浆。
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。
主称会面难,一举累十觞。
十觞亦不醉,感子故意长。
明日隔山岳,世事两茫茫。

在走出韶山冲,到求学长沙的几年,毛泽东如饥如渴地读书。大概在此时,他已熟读了《唐诗三百首》,就如追悼同学写的挽联: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(《蜀相》)游览南岳衡山归来,与同学罗章龙谈刻在石板上的韩愈《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》;在北京时,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,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,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: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

这些唐人诗句,都分别见自《唐诗三百首》。

《唐诗三百首》是他当年常备的一册书。1927年9月,毛泽东上井冈山,在简陋的行装里,就有一册《唐诗三百首》。

在战争倥偬之空闲,他常与朱德、陈毅谈诗论文,唐诗就是其中

一个内容。据贺子珍回忆:在井冈山艰苦生活中,读书也许是毛泽东最大的兴趣了。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本书,有点空闲,就拿出来看。《唐诗三百首》他全部能背上来。他喜欢李白等人的诗词,不但熟悉他们的作品,而且喜欢逐篇进行评价。

毛泽东熟读《唐诗三百首》,也启导贺子珍跟着一起读。

1929年秋,毛泽东在闽西养病。有天,他教贺子珍读《回乡偶书》,说是她贺家的老祖宗唐朝诗人贺知章的名作:

少小离家老大回,
乡音无改鬓毛衰。
儿童相见不相识,
笑问客从何处来。

贺子珍背熟了,说怕自己将来回井冈山老家时,“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她要毛泽东教学写诗。毛泽东说:“写诗不难,要多读,多背诗,叫‘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写诗也会吟’。”

因为《唐诗三百首》所选内容多元,注意艺术的真善美,雅俗共赏,富有魅力,毛泽东也时常利用其中的诗句抒发情感,且作为开导、教育干部群众的载体。

1949年3月,毛泽东乘车由西柏坡北上,途中即将经保定,当得知卫士李银桥在保定有亲人而又多年未见时,他感慨地说:“我记得两首唐诗,很能表达你现在的这种心境。”接着以低沉的语气吟了一首杜甫的《月夜忆舍弟》:

戍鼓断人行,秋边一雁声。
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。
有弟皆分散,无家问死生。

寄书长不达,况乃未休兵。

接着,毛泽东又吟了一首李益的《喜见外弟又言别》:

十年离乱后,长大一相逢。
问姓惊初见,称名忆旧容。
别来沧海事,语罢暮天钟。
明日巴陵道,秋山又几重。

吟罢,他说:“诗里讲的是李益见到他的表弟后,第二天又要分别时的心情。”

随口说来,娓娓是道,若非于《唐诗三百首》不熟悉,岂能恰到好处。

1952年9月,他在中南海会见青年时候在湖南学校的老师张干、李漱清等人,张干曾因在校长任上时要开除毛泽东,至此深感负疚,毛泽东却不以为然。他引用了孟郊《游子吟》中的诗句,然后真诚地说:“当时我虎气太盛,要是现在学点猴气,就不会发动那场‘驱张运动’了。”又说:“‘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’我这棵寸草是怎么也难报老师的‘三春晖’啊!”

在谈话中常引用唐诗,丰富意境

唐诗的魅力能丰富人生,强化形象思维。

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,毛泽东视察大河上下,长江南北,一路上妙语连篇,引古论今,其中也有人们熟悉的《唐诗三百首》里的诗句。

毛泽东几次谈论李白乐府《将进酒》。早在1948年3月在川口过黄河至中流时,很有感触:君不见,黄河之水天上来……到底源头在哪里?

11.成亲的事还是缓一缓吧

袁朴生怔了一下。前一阵子,古蜀街上传出这样的说法时,莫水蓉可是一口否认的啊。

难道,你也相信他真的没有死?我……不知道。你不是一直说,他早就死了吗?莫水蓉低着头,又抽泣起来。他要是真还活着,一个男子汉大丈夫,怎么不衣锦还乡呢?袁朴生发作道。退一步说,哪怕他江湖落难,古蜀街有他的妻儿老小,为何他不叶落归根呢?你知道的,他后来……吸鸦片成了瘾。莫水蓉满脸泪痕地抬起头说。

他惊诧地感到,莫水蓉的态度,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他有些烦躁。事情明摆着有些蹊跷,死人是可能复生的。说不定有人在利用死人做文章,阻挠他和莫水蓉的婚姻。这封寥寥数语的信函背后,似有一只黑手在操纵。莫水蓉应该知道的。可是,她除了一个劲地哭,再不肯多讲一个字。

女人一哭,就掩盖了一切,男人就一点办法没有了。袁朴生突然想到,莫水蓉不是一个寻常女人。她天天面对的,是一个偌大的江湖呢。总以为,自己的一把壶可以打遍天下。

其实不就是一个捏泥巴的壶手么,却想要这样一个名震八方的女人,他,是不是太不自量力了?仿佛一股突然汇聚起来的力量,想一下子把他击倒。胸口憋得透不过气。他想要一个说法。不是跟莫水蓉,而是跟自己。跟一个女人成亲,是多大的一件事啊。自己是不是太草率了。

袁朴生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现在,他一句话也不想说了。半晌,莫水蓉终于开口了:朴生,我懂得你的心。可是,成亲的事,还是缓一缓吧。袁朴生发觉,莫水蓉费力地说出这句话后,神色冷峻得像一座雪雕。

有风的日子,古蜀街窑场上到处弥漫着松针特有的香气。远看那龙窑,确如一条匍匐在山坡上的苍龙。沉潜、雄壮,等待着搏击。它的长达五十余米的龙肚里,填满了各式大大小小的等待烧制的陶坯。在“龙脊”的两侧,均匀地分布着填放燃料的鳞眼洞。辰辰吉时,窑主带着窑工们依次磕头,供猪头,上高香,念过了几百遍阿弥陀佛,窑火被点燃了,慢慢地你会闻到一阵阵松针的清香,并不是窑的周围有松树林,而是晒干了的松枝,被填进鳞眼

洞里。它们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刺激着窑工们的感官,松枝的清香与酒肉的香味混杂在一起,更是让窑工们精神高涨、通体发力。他们大碗喝酒,大口吃肉,就是平素最吝啬的窑主,这时也舍得将一坛坛的好酒,一碗碗大肉送到窑上。那龙窑在烈焰里慢慢变成一条火龙了。黯淡无光的陶坯,在千度以上的窑火中,渐渐变得通体透明。在窑工们的眼里,这都是一个个有灵性的生命。他们光着膀子,在火光里吆喝着挥汗如雨,喝空的酒坛和陶碗被扔得满地皆是。

老师傅们说,用松枝烧出的陶器,釉水光润而发亮,且经久耐用。而紫砂器不用上釉,但如果给它以足够的窑火,它的成色就会变得古朴内敛、温润如玉。相反,如果火度不够或者窑温太高,那一整窑的壶器就“黄”了,在古蜀街的时候,“黄”就是毁的意思。那个时候会不动声色地出现,轻易地把一个窑户或一群壶手打翻在地。

葛家窑的老窑工武小够,有一句牛皮话吹了多少年了。说他眼睛只消朝那窑火一眯,就知道火度是多少。那一双老是沾满腥尿的烂眼,一点也不讨女人喜欢,可是,窑主们可离不开那双眼睛。壶手也不敢怠慢他。武小够的酒鬼名声,就是壶手们灌出来的。

通常,窑火烧得顺,一夜东风,两昼晴日,顺顺当当就是一窑好货;窑主发财,壶手出名,出死力气的窑工也多赚了几碗酒肉吃。可有时,那窑没来由地就烧毁了,那一整窑陶器,不是裂的,就是塌的,满眼次品,不值分文。窑主急得跳河,壶手和窑工只能眼巴巴地喝西北风。那些老是烧制“黄”货的龙窑,壶手们便不再去光顾。一旦断了火的龙窑,便是冷窑。老人们常说,性命性命,没了性,哪来命?火,便是窑的性命。

人们便以为,在那炙烈的窑火背后,终有一双巨大的不可捉摸的魔手在牵引着。

葛家窑上的人们,有一天若是听不到武小够打着酒嗝的声音,那将是极大的不正常。酒性通着男人的天性,终日里,酒气冲天,烈焰猎猎。不过,光有一个武小够是撑不住葛家窑的,还得有袁朴生、西门寿这样的一帮壶手才行。

筱文艳:生我不负淮剧情

乔谷凡



一阵地传到她耳朵里,一阵阵地震撼着她的心房,仿佛在锣鼓声里闪现出一线生机,觅得一丝希望。学戏吧!学戏兴许是一条活路。

学戏,谈何容易。“宁送三亩田,不教一出戏。”——这是行话,也是真话。

这句话,既有它存在的历史原因,也有它实实在在的道理。那时候唱戏没有台本(剧本),实行的是幕表制。所谓幕表制,就是演戏前,先由说戏师傅(或者班主)讲一个大概的故事,再划分场次,分配角色,规定出场程序。之后,具体说什么,唱什么就由演员自己发挥了,从某种意义上讲,凡参加演出的演员,无论角色戏多戏少都是编剧。这个戏演得多了,通过舞台上的不断磨练,根据观众的认同程度,唱词可随增随减。有的桥段和唱段相对固定了,这就形成了套路。例如演《落难公子中状元,私订终身后花园》的戏,那么就有“定情”、“思夫”(思妻),或者“哭夫”(哭妻),夫妻“团圆”等唱段,形成套路之后,在这个戏里可用,别的戏稍加改变也可以用,所以谁的套路多,就说谁的“肚子”大,谁的本事大。

当时唱戏,以唱为主,少身段,少说白,有的演员可以捧住肚子一唱几百句,耗时几十分钟。这么多唱词,虽说水词(信手拈来,没有多少意思的词)很多,但是在韵脚上却有严格的要求,上句必须落在仄声上,下句必须落在平声上,即上仄下平,用错了叫“跷脚”,锣鼓点子直往你腰上送,叫你难受,弄不好会被观众嘘下台。这还不算,无论你唱多唱少,一个唱段必须一韵到底,几百句唱词一韵到底,何等艰难,决非一日之功,必须有个由少到多的积累过程,很费心血。还有“对子戏”,且角往往与生角对戏,生角唱什么词,且角要接上去,内容要合乎情理,要有情节。

淮剧用的是中州韵,一共有二十个韵部,有的韵部可以用的字很多,这叫宽韵,比如“琴心韵”(与“辰生韵”、“晶莹韵”可通用)、“苍黄韵”;有的韵部可用的字很少,这叫险韵,比如“希奇韵”、“邈邈韵”。宽韵用多了,变成烂韵,唱不出新意;如果用险韵,你唱了上句又找不到下句可接的词,这就要相互磨合、相互照应。

国壶

徐风

